



遺集輯訂述畧

嗚呼詩有之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非
烏知此語之悲耶慨自上天降戾生民疾威兵燹滄
桑崑炎海沸經百折而延一息以有今日也豈繫余
小子之能徼私造化母亦惟是先人積系用能芘其
後而陰相之蒙緒澤者瞽所自焉則誠匪人矣仰惟
先府君太保文敏公亢譽士林挺節揆席豐功大業
見于誌乘詳矣至平生所深嗜而樂之者惟文章一
事自登朝以迄解組著述不下數十萬言乃今三十

年來十餘

人見背七齡而

非人故業中落未幾而

數口之所以蔽風雨者一炬盡之而先人所蓄蕩然

矣其明年小子年十五稍解人事思欲讀書始披輯

殘蠹於寒灰敗楮中先公集尚得十七之二雪涕珍收

隨避亂來京師孤生穉子加以貧乏不能表見於世

顧衷恒怛怛賺而不釋未幾而甲申大盜發難國步

驟更小子適以試事先走易水雖身免于禍而家累

又蕩然矣嗚呼遭此一大厄海內鼎貴之家能完其

世業者與有幾而况孱愚不能自立如小子者耶自

是而倖竊一官又復十載每念負荷刺背攪心求之

朝賢求之媼黨求之零編賸簡求之經過臨眺之地

求之慶弔贈遺之蹟優侏罄欵尚留千伯之什一於

人間斯集是也凡得詩九十六篇文十四篇附以先

祖贈少師公暨先太保誌二首甲午之春謹錄而藏

之尚擬廣蒐博訪卒成大觀迄今又五載歷時滋久

文獻漸湮網購力窮竟難復得雖多繕副本終以再

軼爲懼用是敬壽之梓珍弃家塾以示後人嗚呼區
區詞章之末無足爲先太保重輕且吉光片羽亦不
敢爲先人身後名計唯是手口澤存不敢褻不敢遺
少道人子之責而已尤可惜者先太保立朝大節戡
定危疑指陳利病妥宗社而福蒼生論列錚錚皆見
之奏疏中卽故府典冊亦燬于兵火今竟不可得矣
終天之痛其何時已哉

順治己亥秋七月男爵敬述

遺集初鏤時唯憑一館課殘本故文字多闕軼而
贈荅之什或他人作以偶經筆錄亦遂闕入一二
首十年以來殘者未能補譌者無以正也丁未二
月同里張茂才亦純名世修者以先公館閣試草
一帙見示則詩文諸篇粲然完備且有前刻中所

無者亦純云傳之自其先人珍藏數十年雖避亂
四方未嘗斲捨噫可謂有心人矣捧玩之餘不勝
銜感因合校前刻重付梓人補闕訂譌遂成完璧
計文二十二篇詩一百一十四篇附錄墓銘碑表
祠記五篇犁爲上下二卷題曰遺集定本所以別

於前刻也剗刪告成遡其始末並識歲月如此
康熙戊申季夏既望男爵再述

李文敏公遺集定本目錄

卷之上

修實政以濟時艱疏

擬進文華寶鑑表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論

大人正己而物正論

反絕交論

公論國之元氣論

擬合刻文心雕龍詩品序



原文

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說

心性才情說

文章根本六經解

守道守官辨

春和蠲租頌

有序

恭默室箴

有序

七廣

瀛洲賦

河圖獻瑞賦

贈關龍章司理奏績序

贈霍明府報最序

青屏偶句正音小引

蠡縣潘令公德政碑記

故徵仕郎中書舍人岱麓李公墓誌銘

卷之下 五言古

初冬卽事

餐菊

久旱憫農

題唐十八學士圖

洛陽朱邸篇

一僧

壽陽陬道

曲阜孔公壽母詩

感鳳篇

七言古

金臺行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賦得東風已綠瀛洲草

甘霖應禱

明河篇

雪行

山上松

湖上吟

題瀛海張封翁壽冊

題陸鍾陽錫類冊

題魏翰檢恩綸冊

題黃封翁壽冊

甲子上元單仁君獻壽歌以紀事

題翰檢唐元樸尊人壽冊

壽詩

五言律

禁林春望二首

午日憶江南競渡

玉署槐陰二首

冊封雪後次懷來

山中早行

雪霽

途遇來車

訓館兄姜仲訥賀子韻二首

游白洋

夏雨感懷四首

久雨初晴

贈栗廉吾國醫

七言律

落花

閱遼左邊圖

賦得秋聲一雁飛

瀛洲亭聽鷓

露凝仙掌

閏月中秋

慈帷壽日恭紀四首

舉壽兒李伯襄館丈見賀奉酬

道出榆次

望太原城

節將入城

失題

景僕張兄邀遊葛洪山三首

舟行

千葉蓮

舟行遇雨

故園兄弟登樓讌集

海棠盛開嗣昌張兄招飲

嗣昌張兄園飲芍藥花下

經元輔李文康公墓有感

毛孝廉修之見饗依韻賦謝二首

喜盧甸南孫茂先二文學過飲

送賈浮弋侍御

甲子上春鄺光祿母舅七十初度二首

壽單明府二首

輓趙瞻巖學博

五言排律

恭送福王之國

頒曆恭祝聖壽

賦得秋夜長

雪夜偕友飲嗣昌精舍梅花樹下

中元於嗣昌張兄池館汎舟

石炭

山屋

七言排律

祝周玉繩年丈尊人

五言絕句

聞鶯四首

賦得我愛夏日長四首

雪中雜詠四首

七言絕句

初夏署中卽事四首

失題八首

奉和呂年丈二首

暮春四首

附錄

墓誌銘 二首

墓碑銘

墓表

祠記

李文敏公遺集定本

卷上

高陽續溪李國楷著

男爵輯訂

孫男其凝校刻

館試

脩實政以濟時艱息煩言以定國是疏

臣

聞善治天下者萬務糾紛絜其領而自理衆口波

馳濬其源而自清故天下之所恃爲維者政事與議

論兩途而已此兩者勢相衡弊亦相因政之利弊不

獨在政也而亦足以生言言之請張不獨在言也而

亦足亂政分綜有各重之形獨制有歸一之路陛下亦念及此耶昔人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時事之孔棘人言之可畏臣欲臚列而不詳欲深言而不敢臣固畧言之臣觀有家者隴畝不治臧獲袖手而旁睨處分不明姑婦勃谿而鬪齒此不可爲家其大於家者可知也今之當局而幹者陛下之家政也露章以請者皆陛下嘖室之言也臣不知其所謂政者何如第見悠悠泛泛無振舉之精神亦不知其所謂言者何如第見如蝸如蟬有虛憍之意氣觀朝而九列孤睽庶司彫曠千孔開張渾漏天之難補百呼莫應若濃寐之不醒重之哀鴻在野疋子假以含息脫巾在邊癰人待其潰決卽極力匡襄恐時艱之未頓起也陛下得無有懼心焉乃哆口而譚者又可異矣一事也辰酉換其興除一人也由躋參其毀譽觴則角之忽挾筆下之風霜合則憇之俄灑舌端之雨露越楚懸於肺肝戈矛起於同室國是不明莫此爲甚陛下得無有厭心焉臣愚以爲頽隳是委罪在官守而上或以廢閣啓其端支誕之失罪在言責而上或以

留中張其焰今之大計亦曰脩實政息煩言而已夫以政脩政終日之補苴幾何然精明振厲皇上昔年亦試行之無今日痿痺之景象也誠思紀綱何以委頓中外何以壅閼服官者何以蓄縮持後奉令者何以汗漫寡成舉令甲之舊毅然釐飭不啻駘銜馱駕之馬而予之以楸轡將天下之賸者開明什者起立則濟時艱之上務矣夫以言止言衆喙之梟張實甚然謨謀靜謐皇上昔年亦試享之無今日凌誅之風習也誠使顓天無隔閼之苦投匭無不報之牘勿論門戶中門戶外而第衡其理勿論獨爲矯衆爲徇而第核其情舉皮閣之塵豁然蕩滌不啻驚風震浪之舟而導之於安流將天下之囂者歛頰謾者帖心則定國是之要術矣究而言之陛下惟不脩實政耳誠脩之則行乾之精意束人於政中重巽之明威攝人於言外政實而言者自不得虛政簡而言者自不得煩畫一之法立游譚聚議之徒息陛下何不一轉念而爲此屑越也臣愚不勝惓惓惟垂神省覽焉天下幸甚

擬進文華寶鑑表

命申元鼎發琬琰於瑤山照繼重離擷菁英於瓊笈
欣逢作述之會叨陪編次之榮知燕翼之謀長瞻龍
樓而衷惕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天下有大
器恒筦挈乎元良致治多成模絜昭垂於圖史風愆
典則夏道敬承緝熙光明周王肆靖故居學正業志
不懈於乾乾而秋實春華功每收乎旦旦然前言往
事誰非蓄德之資乃淡見甘聞無取沃心之益帝範
之連篇篋矣承華之要畧無聞未有括言行之大成

風傳紫闥搜經術之格論星炳青宮如今日者也欽
惟皇帝陛下德冒玄濛功儀蒼瀨用創爲守冀北雲
蒸驟帝馳王中原霧汎謂太子者天下之根本善作
期於善成言行者君子之樞機前事可師後事矧皇
考有大訓予一人勿敢或忘而作者有明徵二三臣
其體朕志用緡往牒載煥新猷蓄潤乾潛乃流仁於
不匱磨礪震器庶主鬯之無瑕顧臣樸櫟之材謬當
編摩之任文華清切懼去取之迷方寶鑑精瑩慙妍
媮之濫入校讐力盡未敢襲謬於金根披閱魂搖妄
異增輝於銀榜戴九重之嘉命鳳騫龍蟠集衆善之
兼長狐腋鷄跖咸陽寶鏡忽炳煜於晨光赤水玄珠
乍勃騰于夜浪此皆一人之寵豈曰臣力之能然葵
藿之誠傾心南陸而芙蓉之水函奉北園所以祗竭
鴻私仰禪鶴禁者也伏願陶鎔天地之鑪鼓鑄帝王
之範蚤教諭慎左右維萬世之治安行正事聞正言
厯三餘之黽勉將東明之日扶桑浴而愈光繫少海
之源渤澥澄而益潤臣等無任云云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論

論曰天下無遞轉而下之法象有仰參而上之神理
惟聖人之心不自用常與天地通於是天地之德不
自闕還爲聖人合何也天地一心也聖人一人也人
同得天地之心則亦同具聖人之人獨此靈靈炯炯
一脈際天蟠地而無所天闕衆人以離跂之心捐其
最初之心內且營之外且韃之積臆而翳生焉積闇
而光揜焉天地日以其精牖人而人不受人亦以其
識乘天地而天地不受遂使穹然隕然者若距我以

形窈窈冥冥者若閉我以精人與天地隔而愈岐畸而更遠天地之德自合而人自分矣不知人之生天地生之也氣之與理真之與精何嘗發秘而令人不可控揣聖人亦卽其無容發秘者妙以合之而方寸宛然具造化焉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也夫天地陰陽剛柔耳彼二曜之九轉四序之轂運萬冶稟形萬竅肖聲以爲足以盡天地之德乎未也陽之不能爲陰剛之不能爲柔也人所知也而陽之未始不能陰剛之未始不能柔也非人所知也獨其網緼磅礴之始藏塤黷坱圠之元有陰陽不得無以攝其氣剛柔不得無以鑄其形而理陰陽調剛柔者不得無以神其變化是則所謂德也聖人者靈心之徹暎可以無所不參解大力之仔肩可以無所不幹運而圓神之通浹可以無所不周折而中理嘗試言之何思何慮返於玄同不識不知順乎帝則太極一圏也闢而動直侔於重玄翕而靜專滲於黃墟兩儀具體也舒慘斟其衡而物無私寒暑發藏調於度而物無偏晦明六子嬾化也優而游之俾其自求順而宜之俾其

自得悠久之無疆元命之不已也至若雲蒸雨濯宇
下昭蘇聖人之澤孰非天地之仁藏疾包荒萬流并
舉聖人之度孰非天地之大雷動風肅庶品鼓盪聖
人之權孰非天地之斷是不特與天地參直與天地
合不特與天地並其功直與天地合其德其合也摹
倣之所不能到而神印於杪忽之間附離所不能襲
而締結於形埒之外聖人同此德曾何分於天地聖
人卽天地又烏睹其合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子
思不云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夫流不如川則沃衍
之脉嗇化不敦厚則停泓之源薄天地之心時露於
衆人第不能濬之如川敦之使厚耳苟認取而克擴
之火然泉達之勢卽爲蓋天容地之規而盡性至命
之時無加元來自具之體孰謂聖人爲絕德哉

大人正已而物正論

物我者其各正之原乎大人者其衆正之摠乎人惟不知物之本正也而始多一正之之術又不知大人之因衆正也乃始翹然一切以與天下角鞭捶煩而馬窮網罟多而魚亂此非物之罪也夫物之欲正誰不如已我卽多方正之終不肖其欲正之心故痛癢者以人搔之則不適也此無他隔於膜也况已與物均受正於天者也已于物中僅處一焉已一而物萬則已之權輕物之權重而欲一以理芟輕以馭重無

論膠膠擾擾失其寧一之理卽天下帖然服從惟我
規條物與已終岐而不合格而不入駕馭之智勞性
命之情傷矣謂之以已正而非正已謂之正物而非
物正也於是物正之妙歸之大人大人不知有物
也知有已而已不知有物正也知有正已而已弓之
弛也繫則正噐之歆也中則正假于外也醉之側俄
也醒則正墜之顛倒也覺則正需於時也若夫轉其
名不轉其體自大人言之見正已自天下言之見物
正此其境界可知而不可言可思而不可議則神化
之至也何者天下惟自正之體已之所不能分不正
之名物之所不欲受大人者虛漠恬澹之倪原自守
也然而不墮也道德名義之迹非盡屏也然而不恃
也冥而舍之龍之休於蟄蛭之藏于蛻已無思也物
亦無思也已無爲也物亦無爲也操軸最微而再撫
最遠吸脉最細而普汜最神我不矯其偏而物已全
矣我不酌其寡而物已多矣我不予之害而物已利
矣當其時不知孰爲已孰爲物第撻絜于正亦不知
孰爲正孰爲正之者適還其物與已譬三垣九野各

歸其分而辰極自定四時百物各安其常而天道不言故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又曰大人者其動也天行其時也物化如是而已矣彼才臣之所營智士之所濟與天下戰爭于才智之中偈偈焉而未有定齟齬於物而不適其和乃結轡于已而不得其性者也然大人之付物以已庸人之觴物亦以已於太虛中謬執一念以爲已又於萬物中偶暱一情以爲物於是物之不正乃彌甚則正已者其以克已之學爲端云

反絕交論

昔朱公叔著絕交論蔡中郎正之以爲貞孤有羔羊之節劉孝標廣之以爲神睿探玄珠之契而范曄之論曰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近乎躋矣乃飛色於彈冠結綬之榮華腐心於荆卿豫子之感激是同適而稍遷其轍均情而故岐其貌則亦未能因其言一反之也夫君子不入鳥獸之羣則倫類皆爲吾與通人不標離索之行則聲氣皆爲吾契大易論功於出門毛詩歌德於伐

木同方合志記有明徵切切惇惇聖垂媿訓故天地
交而四時行君臣交而萬務舉事非替也有鰥及微
而交禹益五臣比德以贊文武義非退也吳鄭以紵
縞爲美譚高胡以韋弦爲幽費公未嘗輕也子高抗
手而拱揖伯翳役曳而遐蹈私未常重也不善交者
隙末緣其根撥凶終關乎初繆遂一敗而不可收善
交者別水醴之淡甘辨蘭鮑之馨穢乃一合而不可
睽懲熱而吹未達涼燠之宜因噎而廢不受稻梁之
用非通論矣何者古之君子其律已常嚴待人常恕
嚴則恒以可絕者自繩恐友之有以窺我恕則以不
可絕者付友恐我之無以受人故以道相成而傾蓋
可以結驩班荆可以晤語以氣相呼而千里可以命
駕三山可以披衿以直相窺則割席分坐不爲許解
裳自隔不爲懣以神相許則夢寐追尋不爲愚杵曰
定交不爲鄙以死相盟則護疾拒賊乃所以捐吾軀
違君率友乃所以成吾志也如是則春不增華秋不
改葉嚶鳴互荅以成聲塤篪于喁而合調風雨聚結
五常賴以不毀金蘭編次萬民借以作型蔽過竊譽

之風清犯禮背公之習斷矣故以爲川瀆並決不知其麗澤相資也以爲游獫踐稼而不知其鴈行相比也山鵬見誚得無詆訶之傷情鳳德自詫得無矜詡之失實乎卽就穆立身始終評之典兵於梁冀之門則其於交不惟不能絕也抑且不能擇故威畧可以解令長之印綬而難以寢奸雄跋扈之謀嚴明可以動太學之校作而難以回闕寺含握之勢正言不諱憤懣以死絕交之謂何乃始以親任卒以乖迕耶抑穆又未可盡詆也愚嘗讀其崇厚之論廣博敦龐有深思焉故君子得絕交之心則砥身不患其不峻得崇厚之心則與人不患其不廣然能崇厚矣交又何必絕乎卽以此反之可也

公論國之元氣論

聞之善爲國者必闢其上下關通之路然後人心服而天下治何也一人之呼吸天下人之呼吸也上之權不攝於下則爲滌散下之意不收於上則爲天闕闕與散乘而上與下迂於是從呼吸關通之處自造一結轡之象一世之人心國是脊亂而不可止國乃因以大壞獨不思下之賴有上者爲其宣吾鬱而達吾愉也愉莫真於衆之所共嚮鬱莫大於心之所欲言吾不奪其嚮而曲暢其言彼衆心寧有不得其理

者故曰公論國之元氣也夫盈天地皆氣也野馬網
緼塵隙決驟是爲游氣魂魄浮越精神龐雜是爲煩
氣寒暑乖錯陰陽愆滯是爲沴氣獨有所謂元氣者
橐於天地未立之先滲于萬物芸生之後布濩磅礴
不可端倪游者得之而變煩者得之而精沴者得之
而和然後清寧之化奠於兩間其在人之一身亦然
人之所爲心能思耳目能聰明手足能持行者元氣
通也腠理不到結爲癥瘕支節不貫廢爲痿痺若是
乎元氣之所係重也乃公論之於國何以異是人雖
甚愚未有敢於斲削元氣雖甚悍未有敢於排擊公
論者獨其一膜之見悞認爲矯世之術於是心本私
也假公以覆之事本獨也煽衆以和之自以爲公論
而公論卒不在焉是猶鍾乳鳥喙雜然並進銷耗其
膏血攻伐其腎腸以爲養元氣也必無幸矣然公論
之在天地間卒不可磨滅有消之於小人得君子而
清者有晦之於士大夫而匹夫匹婦反明也此其運
軸甚微而氣脈之滯塞甚大轉關甚細而氣運之遷
忽甚神苟能調衆適之窾予之以獨勝之權其心不

自用而爲天下用天下亦各捐其心而爲我用如瘖者得鳴痿者起立噎者之乍投飲食其暢遂飫滿可言喻哉宋之季也新法行而公論絀和議定而公論再絀後乃上下比同是非莫辨不知公論頓藏於何所主張於何人悠悠泛泛國亦隨以俱盡猶元氣重傷之後止有一縷夜氣自爲喟噓而反覆枯亡無以自存此西山氏所以流涕而入告也大抵人之所爲傲睨公論而不顧者以其在人也至見爲元氣則我之命脉關焉知其在人而不知其切於己每每扼吭以希引年噫嘻覆亡之相尋久矣

擬合刻文心雕龍詩品序

蓋聞苞符祕密藉義繩以發弢玄素竒葩傳倉畫而
授簡故摛墳紉典文紀昭垂南風卿雲詩源全涌渾
噩雖遠洋纒猶存獨樹者舉其孤芳兼通者標其雙
美有能表章遺帙寤寐昔賢或收斷檢之餘吹噓煨
燼或涉分條之派摠滙淵源斯亦作者之功臣藝林
之快事也周秦綿邈漢魏浸尋餘波洄瀾注於梁代
劉舍人潛握銀管抉奧窔於剔毛鍾叅軍獨秉金科
酌權衡於累黍故能博綜道噐洗發淵微謂文自心

生非無根之絢藻詩緣品鑄如定價之珪章苟飾詭
尚浮先喆之典刑徒墜洎風頽響細建安之骨力何
存於是克殫厥心抽揚衆品宗經徵聖窺在昔之精
神通變鎔裁解詞人之苑結窮情寫物警策者躋之
上乘指事造形平鈍者推之下駟固已嘔心肝於竹
素建旗鼓於坵壇矣然欲擷兩長更煩兼列譬錄鏗
並奏合收聲樂之全珠璧交輝縱覽山澤之富庶羽
陵蠹簡獲普汜於人間酉巖鴻編不韜伏於天府爰
副梨棗傳之通都良工苦心可得而見道惟鼓吹風

雅則富豔而非爲縟繁意在折衷情文故審確而無
嫌疑議抽黃對白如錦繡之杼心刻羽引商若笙簧
之觸手蓋一代之著作有畸尚焉謂六朝無文章非
通論也學者誠知物受雕而成器不涉於騶奭之汪
洋辭程品而見工無取乎許桓之平典天情開朗逸
思贍華旣矩矱於典謨亦規隨於雅頌則二書者實
渤澥之津筏而燕越之莊逵矣或曰彥和雕琢性情
乖玉振金聲之旨知術拔萃非樹德建言之摹仲偉
屈孟德於下曹刻核泰甚置休文於中第宿憾追修

是明月之珠厚索其類夏后之璜觿摘其考烏足以
損連城之價而邊照乘之光哉嗟夫寸心千古不憂
賞鑒之難高山大川應借名家之重僭申言於端策
俟丙照於操觚靈性不迷古人非遠

原文

文以載道也而變化生乎心制作符乎事幹運乘乎
時無古今一也第古人之文重今或失則輕古人之
文大今或失則小古人抒其所有不得已而文今人
剽其所無可已而不已也無他道不足也道不足而
強附於文雖風飛颺豎波駭雲屬猶女工之有綺縠
音樂之有鄭衛匪直無益抑又害之乃古今人始不
相及嘗觀文於天地矣日星之昭回歷萬古以常新
山河之拱帶亘大地而不毀雨露所濡蔚爲嘉卉珠

玉所韞媚於川澤此天地之文卽天地之道所殺也
使無道以主持其間將布星洗日以爲明擘山導河
以爲功私雨露以見其德剖珠玉以發其彩彼天地
亦勞且褻而不可久繫倉書旣雨龜畫旣浮於是舉
苞符至文一付之聖人非付其文付其道也昔人論
文曰聖人有其位則以化洽爲文無其位則以述作
爲文故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放勳之
文光四表格上下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
文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於萬世雕雲之自成
五色儀鳳之冥契八音將使揆藻抽華者徬徨于濡
翰含宮嚼徵者躑躅於燥吻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乃
易簡之宗掎而繁縟渾灝之書蕩而夸靡莫不人舉
鴈鷺之儀家縱雕蟲之響劇心鉢目騁六代以探竒
擢腎枯髯涉九流而競逐張之以爲有則龍興虎變
宇宙在其毫端秘之以自私則發枕肱篋萬物挫之
形內於是高片語於千秋哀獨絃之寡和其衷憤也
拾四照於春華遺萬寶於秋實其氣浮也憤則雌黃
之口齟齬不倫雲雨之手翻覆異態浮則野鳥之音

冒爲鳳吹土偶之質悞被龍文噫所稱經國大業不
朽盛事謂何而乃若是耶間嘗譬之聖人之文菽粟
布帛也後世則冰珪玉楮矣聖人之文黃鐘元間也
後世則鼙聲細響矣道有興廢而心載淳頗事有雅
俗而時分隆替其輕重大小之故不較然哉雖然文
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肖也名物事變之所綜
也古人非獨具心思別闢耳目學者動羞稱三代以
後人物乃韓歐諸子稍得於道猶能起八代之衰而
反軋苗之習苟能純乎道則辭文旨遠又當何如安
在今人之獨遜於古也

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說

天下未有無本而能立者也其最切者莫如身吾身有骨焉有真焉骨不欲脆脆則血肉無所附骨不欲露露則面目稜稜而易於取憎故植骨者不可無護惜之心然真之不存則不難內以桎吾神外以拂天下又不難顯以矯天下陰以攫吾私并其骨亦強陽而不可任委頓而不可支矣何也名節者身之骨也忠義者身之真也天下有愛其身而身尊葆其身而身全者不可不察也嘗觀宇內軼軋磅礴之氣凝於

金石與天儀壽凝於松栢與霜爭勁徐而察金石松栢之質本自有不受變者故入世不撓則忠義之卽爲名節也可思矣矧士人之身四關六虛孤行而無倚聖賢豪傑歷閭而不壞與夫生死榮醜一切可喜可怖之事固蠓蟻之過吾前而不足以一瞬者是在所以立之故鼯鼠之腹飲河而滿蝸涎之殼粘壁而枯其隼詎無行澁名逾節可置勿問惟夫榜丰裁於龍門或以錚錚折角詫俠骨於白虹或以斷斷摧輶棄瓢抱石之已遠而終山借其徑神農虞夏之不作而於陵趾其跡則其弊也爲噉名爲苦節皆非發於忠義之本心者也忠以言乎其不欺也義以言乎其斷也吾不敢剽襲以欺古人媿澳以欺世主青天白日隳膽抽腸天下日往來於靈舍而洞然無疑又且巖如山介如石剗裁分明無所濡忍本非戀道德也而况功名本非希聞達也而况寵利名不驚亦不湮節不標亦不什斯真名節也哉蓋嘗反覆斯說而得立身之槩矣然本之爲言豈以是爲未竟者而姑借之沃其根乎非也世固有枝繁而根或傷未有本滋

而未不茂者也此身一失則空華虛泡於何歸著此身既立則開闔縱橫無非實際故仲素氏於塵昏波蕩中提一要訣示人以本立道生自不煩著力耳他日論士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三代人才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諸儒明道者少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由是觀之不忠義未有能名節者也不明道未有能忠義者也本固有攸在矣此可以合証立身之說

心性才情說

古未有以善言性者而徧其說於孟子然性不可見而言心心不可見而言情又言才大都由顯以徵微卽衆以明獨而性善之旨始暢夫性一而已命于天而來藏于靜而宅天命則無偶也靜藏則無朕也言心已露于覺矣乃紛然環證于才情之交得勿繁說而反晦乎是不然定一致之衡者必究極于百慮眠常圓之魄者亦合印於萬川要以明吾性已耳人之得于天其清濁者氣之偏也厚薄者質之簡也而獨

所謂性聖人與凡人不同庶民與君子不同然聖人全而凡夫虧也君子存而庶民去也則性之權若不能自持焉而試返其赤子之心與平旦之心彼昭昭靈靈者不猶然故乎此性之舍其真而聖人君子之潛于橐籥也迨其發而爲情幹運而爲才情不與性謀而性之生機亦勃勃其鼓盪矣才不與情謀而情之分量亦油油其愜適矣摠之性立而心載焉情倪而才幹焉昧者不識心性并以不識才情明者見才情卽以見心性也而不觀火乎鑽木而燦擊石而燬然薪而傳皆火也指木石與薪言火不可舍木石與薪求火亦不可火空而無著故麗物以明性虛而不宰故感物而動所感之物無窮則才情之用亦無窮其用無窮而性之千變萬化亦若全涌而不可禦故曰無者所以爲妙也有者所以爲用也夫善天下之物者莫貴於有涵天下之有者莫大于無吾言其無而有者藏言其有而無者顯此言才情者所以善言心性也然學者泛索於才情則勞而無主直証于性又淵微而莫測其最可寘力者莫如心邵子曰心者

性之邪也心正而性得矣性得而才情具是矣故孟子又曰盡其心知其性矣夫知其性未有拂其情者也盡其心未有不能盡其才者也參兩說而通之而性之旨無餘蘊矣

文章根本六經解

間嘗挾六經之藩而知文章之用大也又嘗涉文章之流而傷六經之旨微也夫經之不得不六也非聖人有意分之也苞符之祕自未畫以前已淵乎畢具於是演之爲易叙之爲書宣之爲詩制之爲禮樂斷之爲春秋一經可以孤行不相借也六經可以參行不相繘也此固自本自根寧惟竊經者不得傍其支節而附之卽畔經者亦不能握其根莖而剗削之矣何也天下有大根本虛而不訕動而愈出造化一嘘

而百昌熙一翬而萬卉歛朝華夕秀日代於前任謝
榮怨落者之紛其情而太空固漠漠也至於文章何
獨不然乃拘拘者之言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
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誦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
祝則禮摠其端紀傳移檄則春秋爲根夫摹體而思
其肖卽酷肖猶二體也尋響而求其諧卽克諧猶衆
響也何也物以隔體而不親意以屬響而不韻而矧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乎若之何曰文章根本六
經也夫所謂根本也者言以別乎其幹葉也夫物不
能附華綴萼造爲無根之采則亦不能收其殘英敗
葉留爲來歲之春故繁穠與踈淡不同而各極其致
者其根本沃也彼剪綵爲花雕楮爲葉對之索然不
覺神理盡矣故謂六經之無與於文章非也在無膠
柱而鼓之謂文章之不出於六經亦非也在無按圖
而索之胡寬之營新豐雞犬不迷優孟抵掌於莊王
前以爲叔敖復出也此亦甚似矣而識者猶嗤其假
也宇宙自曠襟靈自拓吾不敢不爲聖人之徒而堯
言禹步所不能束也吾不敢不惟聖人之法而夏政

周索所不能羈也而矧其節節而合之寸寸而比之則六經之後亦烏用此文章哉故得六經之實則文章之名可不立傳文章之神則六經之筌可盡舍也語曰制車者不試轍織屨者不量足通乎此者得其解矣宋有曾子固者其文渾厚爾雅直逼西京而說者遂謂子固文章根本六經夫子固之于六經吾不知何如有能知此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守道守官辨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執之虞人辭既而舍之左氏引孔子之言曰守道不如守官柳子駁之曰是非聖人之言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由左氏言之則官與道離跂而不一由柳子言之則官與道混同而無別是不可以不辨愚以爲道虛位也官定名也道之神物物無不包舉每傳官以顯其用官之局處處皆有實際終不得竊道以行其私道之途寬故上下之相臨尊卑之相馭道維之

矣官之經嚴故下無牟上之權甲無據尊之象官制之矣然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堂廉非不肅也而獻替或缺天澤非不著也而弼違或爽於是奔走爲能則曰令共之道唯諾爲恭則曰承順之道便於君不便於國則迂道以就之利於私不利於公則假道以覆之竄身於繩之中乃置身於繩之外陰壞之以爲實者并陽居之以爲名而道始爲天下裂若君子則不問道而問官非舍理而論勢也正藉勢以維理也何者几理之共由卽謂之道非位所實歷不謂之官

故陰陽之不相糺水火之不相賊各效其職而無悖害者五行之官順也視不與聽爭能持不與行爭功畢獻其靈而無凌越者五體之官得也國家之建官何獨不然酌之詳要䟽數以定其等發之聲明文物以昭其紀嚴之帶裳輿馬以式其度比之賞慶刑威以一其心司調燮者不得問錢穀也職刑名者不得擾獄市也典衣之不得以典寇侵也庖人之不得以尸祝代也夫天下之官亦治天下之事耳而胡其斤斤自守若是勿亦各有域焉無容借道以自文而令

競與曠相尋也哉嘗觀周禮一書王者則官天地矣
彼其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百官之統於六官六官之
奉一人所謂道也而公孤不分卿寺之威官司不干
長貳之典則所謂守官也惟上不虛責下以道而實
任下以官故下分効上以官而合奉上以道官與道
不得岐之爲二柳子之見或出於此也與若夫籠道
之名毀官之制非招而往爲虞人羞吾寧取左氏之
論以爲官坊云

春和蠲租頌

有序

蓋聞王者以民爲田則祁寒暑雨每關當宁之懷聖
人以時爲記則乘陽布令尤厯先事之慮故惠而不
費美政所以因民公而不私天下於焉在宥况乃省
耕伊始首開茂對之源南畝方緣大普蓋藏之利此
仁者之上務而保民之懿踪也茲者青陽啓候條風
盪和善萬物之得時覺斯人之吾與念舉趾于耜彼
霑足濡體以何堪而振乏勸分亦補偏救弊之未廣
爰頒明詔特予蠲租謂樹藝之力汝惟自力而上不

奪爾以爲功卽婦子之寧亦惟自寧而上不括爾以
爲利彼或寬之於秋者酌豐歉而制其宜何如蠲之
於春者並覆載而挈其大於是群心悅遂快畢達於
勾萌庶物昭蘇共翔和於韶景嗟衰世之弊政猶思
額外之徵卽三代之至仁亦謹什一之制矧茲曠典
殊邁前脩自惟鉛槧之才曷測高深之量然野老典
歌於田畔誰非天籟之鳴而使者采謠於康衢亦紀
農夫之慶不揣狂鄙輒獻頌曰猗與明辟懷此下民
苞籥庶類疏導玄津陰陽斡手造化居身其動惟時
其噓爲春軫此春時草木咸遂彼甲者孚彼樹者植
哀我矜寡莫不顛躓嗟我農夫未或不匱惟此農人
邦本是依杏花苜葉耕者祁祁水旱斯沴襁褓爲痍
忍截其膏以供我肥緊昔先王省耕而補與其振廩
何如勿取我黍我稷我稻我稌捐以予民大惠斯普
分田課入雖國之常厚儲於民乃千斯倉言乘春令
大詔用彰病者已甦痿者已行惟此龐洪室給家足
不奪爲予不吹爲燠太倉一稊萬方迂福帝惠噩噩
皇仁穆穆自天覆之油油其雲匪惟雲斯王澤如春

萋萋典雨霖霖既均匪惟均斯王言如綸惟此盛德
何以致頌寶我嘉穀斥彼銀甕春日載陽和風欲動
于萬斯年永紹其統

恭默室箴

有序

蓋聞渾元含精儀象由之成撰立樞於穆行生所以
發機故飛而能潛龍德神其變化靜以制動聖學濬
其淵源然結念于囂譁病在紛拏而或開叢脞之端
藏聲於邃密弊在耽虛而更滋廢隳之漸是以戒慎
恐懼嚴湏臾於不離見曉聞和葆希夷於無朕粵稽
虞帝肇統危微洎乎商宗覃思恭默夫恭以爲默既
不捐乎物交默而能恭復不淪于枯靜故鹽梅麩蘖
帝賚藉以疑承赫聲濯靈壽考於焉悠久寥廓千古

誰疏主敬之源前後一揆爰俟聖人之作啓文華之
後鍵鳥革翬飛闢九五之清齋龍蟠蠖伏乃儀商以
思道繫考室以凝神錫之嘉名曰惟恭默夫明庭臨
御旣肅肅於袞章而深宮燕閒亦雖雖於彤管獨斯
室者縮合官府之會叅居內外之交賢士大夫漸覺
其地遠宦官宮妾浸假而情親提醒不勤將暴寒之
慮易保持不密則咻傳之途分是所宜撫玉几而悚
心觸荃壁而克念者也小臣不斐敢以箴獻箴曰繫
昔喆人溫恭淵靜洗滌道心葆合正性晦以爲明寂

以君動帝賚於昭明王發夢精神之通天人合併豈
曰靜攝居深自聖域彼四海殷邦嘉靖壽考且寧亦
篤其慶惟我熙朝丕紹遐標作室於斯攘剔喧囂跬
步前武黼座垂綃抑還而入大內簪貂惟有此室非
近非遙端居止觀塵念俱銷境會寂寂天籟脩脩澹
乎此衷空谷虛寥詩亦有言不愧爾室外庭可修屋
漏乃怵臣民載舟或重之疾婦寺匪教勿加諸膝天
鑒在茲孰謹其隲祖德深原當防其軼言動不交敬
信乃勅聲臭無形明德惟密塞兌非默象恭非恭一

心有主萬慮澄清如水斯淳如金在型遇規成體隨
物賦形乃知恭默不涉窈冥商王寶之以致中興小
臣作箴慚木之繩願我明辟日夕惟兢

七廣

葆光處士棲身畏壘放志大庭瀟灑脫拔滌穢存靈
貫淹二酉剖抉六庚頓柵柴之世法解纏勒之塵纓
黃虞往來於夢寐清穆合吐於神情啗枕漱之鄙拙
耻縱橫之搶攫九方包舉三古澄泓於是舉華先生
欣心造請縱轡沃紆振裾脩整馳辯泉坐掉舌電炳
秦儀佐其缶篪隋賈叩其蝸黽躡歷堂坳淬發鋒穎
曰蓋聞至人不絕世以自高智士能乘時以行樂過
駒流駛跳丸交錯攪思瘁榮典情開落寧爲飛龍勿

爲屈蠖吾將䟽幽人之湮鬱瀉韻士之寥廓固想子
益豈或予却處士曰言以代心謀在同道故志定者
不可眩以博懷玉者不肯喪其寶趨異則蕪薰相糾
行合則芝蘭締好子洋纒而陳辭予決策而衷考敬
佩雅心祗承玄討

先生曰天開地闢山拱川鑿高明澄氣而清浮厚載
勢廣而盤礴懸波流沫瀾漫無極插漢凌霞巒峰若
削信宇內之奇觀爲玄覽之所託故兩儀不得闕其
精六氣不能固其膜丕闡靈苞大開玄籥吾將與子

涉渤澥之墟目送赤鯨登縣圃之巔手接青雀鳧汎
則煙霧呼吸鳥舉則星辰錯落五官移奪七情濯淪
摩青天於溟滓映白雲於虛壑劃然長嘯響撼林薄
潛蛟爲之起舞寧翼爲之惛愕斯壯遊之漫衍羗容
與而棲泊願稍賜以清暇勿久耽乎索莫處士曰登
高臨深古人攸戒遨遊是騁天地猶隘方將心息豈
爲形憊智仁所樂原不在外

先生曰畸人異姿俠士傲骨韞六奇之雄博驀四豪
之飛闖囊無百錢重片言於九鼎家無儋石幹千鈞

於一髮驚陳遵之座結王生之鞅於是權行州域力
折公侯其喜也若春日之熙其怒也若秋霜之道虞
卿棄印以全交無忌竊符以報讐觸之者魂飛骨銷
賴之者起肉與髓吾將與子慷慨辭家結客遠遊曳
裾而入公門搯擊而動宸旒郭解駭汗爲執鞭原涉
吐舌以摧輶三軍却乎談咲五兵屬其縱收頤指齊
秦之豪氣籠燕趙之儔此亦震盪之奇蹤豈若聲名
不出一丘處士曰權謀伐德押闔寡信背公死黨抵
瑕開釁列傳游俠乃吹餘燼圓焉守拙以安吾順

先生曰稷下之辯競肆詼嘲宣室之談乃析秋毫雷
電起於頰舌鬼神躍於玄枵旣波濤之汨汨亦風雨
之瀟瀟誰謂無眉聊資眩瞶言有三耳盛自矜驕金
馬碧鷄騁之不倦駢拇枝指矧之不聳於是載惠施
之五車駕陳思之神颯塵揮夷甫掌抵叔敖唾玉噴
珠吐茹山海含宮嚼徵宣暢英韶出入三寸之間關
通四座之交欣欣會心輒中其郤窵浪浪涕泗若刺
其育膏匡鼎因而解頤戴席由之重微吾願子噓呵
人籟振發天嶽據直諷之雅辭止異同之喧囂處士

曰博辯危身煩言晦旨聲希太音味淡明水何言者
天成蹊者李我躬不逮古人所耻

先生曰金乘開士玉局真人抉六通之祕密徵七變
之竒文流轉一燈見智果之無漏透叅三素覺靈谿
之可親淨土白毫光芒掩映函關紫氣入望氤氲登
彼岸以非遙餐刀圭以同勻旣神通而莫測亦清妙
而匪倫升天庭開地垠龍步鸞音苾芻之香不散青
虬白鹿珠藟之液常新吾願與子了生死之脩途觀
世界之全身譚空空於禪性覈玄玄於命根嗤天殤
之耆臘傲短折之莊椿獨步丹臺泡影瞥焉過眼俯
視大千恒河忽爾飛塵此少林面壁以傳印崆峒順
風以示尊處士日歸全之計要在不朽所貴神完匪
爲形壽周情孔思千古爲友勿騁勿荒以干天咎
先生曰千營星列萬騎風旋霓旌夜捲雲旗晝縣金
戈利犀鐵馬連錢哮闕殷谷砰訇動天戎輅被其鱗
甲徵檄插其鷲翰白羽如荼映鮫函之凌競赤羽如
葦耀獸鍪之雄妍乃有孫吳執策以誓師韓白建旆
以臨邊膺推轂之重寄慰拊髀之長嘆恩响則五戎

冬燠威險則三軍夏寒布衡衝列鉤鈐闕兮若城屹
兮如山壯士憤盈而腸沸征夫敵愾而氣酣雲鳥爲
之低昂龍蛇爲之勾盤旌才轉而杵漂鋒未至而壁
銜於是呼韓頓顙龜茲摧顏勒汗馬之奇助班彞鼎
之銘鐫子能從我駕此驂驪處士曰戰勝廟堂折衝
樽俎苟能修文自克經武區區才將韜鈴是取願反
其本以治軍旅

先生曰禹穴鳥跡汲冢蟲書解結繩之渾灝摛授簡
之瓊瑤燦訓謨於世宙啓圖史於扶輿東壁陸離擘

擘天孫之錦西崑森秀輝輝驪龍之珠旣摹古而綜
今亦橫鶩而別驅於是臺閣之英山林之彥雄師文
壇飛翰筆戰倚觚推敲披沙鍛鍊碎金衆詫積玉自
銜占授管之奇夢躡擅塲之清宴鷺濤鳳彩不足爲
其華飛兔遊魚不足爲其變乃揮山中之毫拭帝鴻
之硯八體隨其構結五雲歛乎爛絢衙官屈宋出御
禁之筆札奴隸鍾王給尚方之素絹斯亦經國之大
業立身之奇撰黽勉於斯庶幾自見處士曰意以辭
達道以言闡繪句締章抉深反淺先天一畫至人不

辯君試取裁皇墳帝典

先生曰粵稽隆古淳風渾朴同寅協恭明明穆穆運
圓執方不易其局乾符坤珍乃俾戩穀故五臣四友
非借才而理夏政周索非更化而服洎乎叔輓凜元
雕樸農越其畔士瘵其職詬誶囂譁專競用力紀綱
刵敝而罔修檢名跳跋而罔飭行誼日損聲燄日張
本實或撥續藻或飾不言腹心祇言面貌不問堂奧
徒問墻壁噍心任事勝心謀國假鳳於臬音則難辨
蒙羊以虎衷實叵測吾願與子撤隔膜之城府剪填
臆之榛棘上規姚姒下肩禹稷議者不懟任者不悞
師師濟濟秩秩抑抑嘉謨嘉猷我后之德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斯千載之一時可自外於皇極言未竟處
士躍然而興曰群言爚亂折諸聖殊途糾紛衡諸理
故引槌碎環而結開據几聽言而病已向子嗽說葳
蕤綺靡寧有疚於予心亦有選於予耳至聞平世道
之險頗砥人情之流倚犁然入衷實符默肯若披日
月而羞爝火之微茫登華岱而俯衆山之剡窳敬承
嘉命以從鞭弭

瀛洲賦

結雲輶於汗漫兮陟縹緲之靈谿標彗星以爲髻兮
揭攬槍以爲旗排闥闔而徑度兮登闔風而垂綏貫
列缺之倒景兮披雲裝以遊嬉謁三素於玉府兮迎
九玄於瓊楣羗信美而容與兮過環洲而爰棲爾其
黃金白銀爲宮闕兮青瑤爲瓦望之如雲兮神光含
閭眩凌空之巍峻兮反水居下飲甘泉之醽醁兮披
香風之泠灑神芝仙草葳蕤其總雜兮金液石髓漱
滌而傾瀉乃有千丈之魚鼻石之獸歛噓而金沙爲

開鼓舞而卿雲出覆旣爛爛其奪日亦曖曖其承雷
攢影木之扶疎恍列星之當晝閱萬祀而一實亦縹
渲而黠透齒才嚼而骨輕恣天行而雲驟越有芸苗
靈苒埒形食葉則醉餌根則醒瞥五體之移奪卒莫
究其根莖葳珠之鳥載飛載鳴矯糾身而丹猗弁吐
璣而歎瓊綴仙裳之綵縵著熠燿而琤琮乃憩華蓋
之陰登金鑿之觀薨倒龍而盤螭撩披雲以侵漢火
精爲日水精爲月陽鳥翔集於璇極蟾兔跳躑於丹
闕昏明應候弦望合節直將屏少陽而却太陰還宇
宙之泓澈信壯遊之豪舉兮羗車息而馬煩嗟寥廓
忽荒其罔象兮非予心之所安笑嬴政之畫拙兮悲
漢武之智殫吾自有此不朽兮何虛誕之爲驩回予
軫於皇途兮端予筴而盤桓泝玉溝之澄澹兮聽波
聲之潺湲望上林之森蔚兮對禁籞之深閒左雕楹
其鬼竊兮鬱乘輿之偉觀駭天都之咫尺兮殊迴絕
乎塵寰得門而入兮宗廟百官羣英揖讓而相後先
兮觸珩瑀之珊珊啟圖書於壁宿兮燦典冊於西山
爰攬轡而右轉兮驚仙亭之聳峙流環合以縈繞兮

樹繡錯而綺靡古藤連蜷以天矯兮儼蒼龍之飲水
衆卉羅以並茂兮挹清芬於庭庀靈氣莽其回互兮
霧光龍葱而纏纏乃正襟而危坐兮紛刺經而攷史
徵千古之得失兮覈末流之臧否吾將規姚姒而有
稷卨兮豈偃佺之可擬至道克其內腴兮雖餐霞不
足以喜彼青城之客兮徒蹈虛而靡紀孰若周旋於
此居兮乃躋實而可恃泛義海之廣洋兮登仁峯之
巍巘睨三山之部婁兮俯十洲之崩嵬斥燕齊之詭
譎兮遵鄒魯之逸軌孰孰雕虎而無變色兮履焦原而
不錯趾孰謂古今不相及兮竭孟晉而爾爾亂曰玉
袂兮金裾窈冥兮有無渤海晶森兮誰訪其廬七十
萬里兮疇證其誣道不可遠求兮近操其符東箭南
金兮吾與爲徒維此亭兮渠渠包六合兮藏太虛逍
遙兮躊躇我友兮叩須斤飛龍兮散雲輿聊以從黃
虞之所居

河圖獻瑞賦

伊堪輿之渾合兮森瀕洞而無涯
結塊軋於芒芴兮搏橐籥而附麗
闔闐而未啓兮豈名數之可知
維文明終不可祕兮剖玄釐以錫之
粵紹天而御宇兮治莫隆於庖羲
德翔洽而靡圉兮澤塗涌而淪滋
休聲薄於四塞兮榮光耀於天衢
帝德廣運兮川順其途波澄澹其
不揚兮河伯告之以貞符雲蕭索以
離披兮氣氤氳以紛敷造化欲剖此
神畫兮寧衆瑞之可俱吐月駟之
精英兮煥雲螭之天矯歛騰踏於波

心兮信權竒而超躋詫異體之峰生兮咄竒形之要
眇乍聳擢以鴻驚兮時濩落而龍擾惟振鬣以呈姿
兮亦垂華而流藻乃齋心而祇眡兮睨天苞之鴻寶
何竒毛之連蜷兮著赤文之絡繹乘輕吹之霏微兮
眩朝陽而翕絕抉玄化之上瑞兮挺自然之佳色旣
縱橫而可指兮復奧窔而難測曰天地之大數兮亦
起一而終十對待定於不易兮變化廓其無極上下
左右各止於所兮居中央以爲則維五方之奠位兮
爰五行之相值摠不能越此成數兮一覲象而自識
厥理迥其淵涵兮匪象數之徒飾肇陰陽之大源兮
開竒偶之正始寔三才之胎祖兮爲萬有之根抵至
蹟隱乎名言兮神用效其端委胡道噐之能分兮詎
形神之可擬誠休徵之翳鬱兮闡聖神之宗旨彼長
離之翩翩兮感至德以來儀越祥麟之振振兮亦薄
遊乎郊圻神龜浮於碧沼兮應龍見而躩踞雖信瑞
而非大兮輒垂休乎來茲何如龍馬之煜燿兮啓文
治於赫熹陋天驥之呈才兮薄飛黃之服阜綠蛇低
回而無色兮紫燕躑躅而非寶惟此圖之竒禎兮乃

發揮乎至道亂曰惟德動天神物至今孕此精靈創
文字兮騰光吐符勿以爲異兮造化生心聖者之事
兮休明旣開萬世治兮於皇宓犧永我思兮

贈關龍章司理奏績序

公司法於瀛亦旣三年奏績宰士注上考爲諸理官
最也會新天子丕續璇圖日月重朗公以是時昭受
榮命賁及尊人斯亦明良相得之盛際已予友郭孝
廉公戊午舉士偕其儕輩來徵言爲慶以予卜居虞
丘芑公宇下也予不佞伏處田間未得望公顏色然
竊聞之公丰裁不可犯至傾襟士類則煦人以春陽
疾惡如仇而開佑吉人如恐其不及讞斷大小不泥
成案衷辟出入一眦其情卽改擬重辟數十人皆傳

輕典非爲德也清綜關鎮以及州邑虛實臧否如秉
龍燭如持蕭斧而餽謝之常牘相戒不敢入境非爲
名也歲之不易流冗載塗哀蒙袂而糜哺之四境相
錯冒雪遡風單騎獨往傲盧沉竈咸有履迹而彫厓
遺噍有起色矣東事之弗靖也軍渴喉以待沃力主
海運截留漕糈數十萬旣而沙壅水阻又爲糾長年
僦民舫乘輕舠往來上下日夜不交睫餘皇千艘銜
尾津門饑卒果腹伊誰賜也理饘使者類以鉤稽之
檄下之郡邑異時稱溪壑矣公畢事而返不持一錢
可不謂嚼然乎吏胥橫縱以法爲市桑雍於內蝻食
於外紛不可詰矣公爬刷搜剔如務去草隸其庭者
洗手破膽背負霜雪抑又何稜稜也大抵威不用之
瑣苛煩碎而豪者已懾愛不必於俛糜响濡而良者
已植至弘毅之精神貞慤之骨氣桓桓侃侃挺立於
兩間而不可回抑於都哉信剛德之用乎夫刑之道
陰也而其意則陽也能以陽剛決陰柔肅乃能溫塞
然能暢而矧夫世道之波流人情之茅靡不有砥之
其胡能止公之言曰一任知我而罪我決不殺人以

媚人其標格風槩可觀矣蓋下拊小民之悲愉則以精神爲貫上寄兩臺之耳目則以骨氣爲承劉散騎曰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強弱之植在於骨靜躁之決在於氣夫神不剛不平精不剛不明骨不剛不強氣不剛不靜要皆陽明一脉磅礴鼓盪靡所天闕乃能塞兩間而成其大予觀古大臣之毗其君曰無虐斃獨而畏高明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則公之謂矣往者海內氣象疲繭仕人約結百職事委頓無精悍之色今天子宣猷敷化寮案位著之間鳴鳳踰踰振鷺遙羽矣小往大來適當剛長之期而公以是時結宸知拜璽書也豈偶然哉天地氣交茅茹征吉輔相左右之寄需次以埃公必將無畏無虐不茹不吐以究剛德之大要以精神氣骨仔肩有餘所謂公忠不二心之臣社稷之衛也予不佞得終恃大芘以有寧宇尚侈頌曰剛者必仁敢徵於蘇子云

贈霍明府報最序

予邑舊隸於瀛與虞丘同爲鄭地抵今貞石傳之上
世者猶曰河間高陽云地之相錯若衽相接仰沫虞
令真二天也予里距邑東畔其於虞啓武而卽達則
予里視明府較予邑綦暱矣予束髮薄遊于虞一紀
後乃復受塵則予視明府較予里人又暱矣宜知明
府者莫如予然數十年虞雅多賢令峭冷者負伉直
之聲博大者養寬和之福於是高門單戶觚爲重輕
寬撫猛糾兼爲補救縣譜相懸若禁方之錯陳而不

可勝用矣乃明府視政三年濬以精心不泥舊譜奏
績宰士天子嘉之予恩命如制不佞常諦聽口碑叅
乎奏記妄意勒之士庶者十得其五杼之油素者十
得其三而竟莫窺明府之大也亦祇以衆所臚聞者
條次之方明府之賁然來也金穀之出入前攝篆者
蒙於掌役飛移透漏竄如鼠穴公不憚洗濯精神爬
梳搜剔與之更始邑賦井然至鈞石之數一視太府
之衡不澆一鎰冰蘖著矣歲之不易流冗載塗饑哺
寒襦公以身付之又爲之闢荒田葺廢舍施藥餌銷
疫毒不啻肉白骨於災慈惠周矣寇攘竊發人有戒
心公乃練弓兵除戎器捕劫掠者寘之理申嚴保甲
翼以乙丙相覺察於是行者歌於途寢者貼於席萑
苻靖矣邑故好訟各有主師稍不如意輒跳上官譖
愬傾動靡所不有公籍其渠魁重懲之至輕繫者釋
勾攝者絕堂如澄水案如明鏡肺嘉平矣邑故孔道
冠蓋相屬驛無停轍傳無間符每有徵索邑人若騷
公未嘗以餽牽迎要人歡而丙舍什物皆薪俸所斥
置澹者固樂其節約卽豪者亦知非取之民而不敢

肩輪蹄蘇矣至其最關一邑風俗之大者曰復額田以振士業驅博塞以端童習推罌煞以銷克黨他若清丁庸平市價核馬政禁私鹺督城工堅隄防燉德善政指不勝僂僕不勝更也大槩伉直者用剛寬和者用柔明府衷剛柔而不畸用故威不見巉峭而畏者負霜慈不見响濡而愛者就日有絕軼之才邁往之氣投之無不可爲任之無不可舉乃其爲人務在長厚抱惻怛惻惻之心此其高明沉潛之用大矣在易有之泰之二曰包荒曰馮河言剛柔適也今明府得尚於中行而名實徹於宸聽褒勞疇庸自層霄而下之故泰林曰主君有德蒙恩受福斯亦上下交而志同之效矣二之象曰尚於中行以光大也光則如二曜之麗而無所不燭大則如函蓋之容而無所不包卽古大臣弼其君以財成天地左右兆民道不出此不佞方恢然處虛亦何足以窺公之大乎是役也侯少府趙尉實徵之雖然微二君言予將躋堂稱兕以杼縷縷僭爲之條次如此公其以爲然

青屏偶句正音小引

大塊之有噫炁也調調刁刁恰衍鏗礪厥名天籟感
物而運噓爲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音之
有五也叩角擊盆猶其笙瑟鏞竽也宮亂則荒商亂
則陂角亂則憂徵亂則哀羽亂則危是故不知聲者
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自土音各操嘈
還凌慢迨休文以四聲限詩雙聲兩韻禁格若柄鑿
操觚攢眉腹儉口吃應鉢順勢藉於追逋正音其希
聲乎予里先正王青屏先生家世閩閩弱冠以奇雋

魁京府司李登州以抗直拂袖詩益豪上薄風雅氣
吞曹劉尤工於樂府讀其詩集詩餘踔然大手筆建
安而下殆難望其項背既吟咏登峯戲遊不律摘爲
駢偶成文切響尋變入節纍纍如貫貝編珠又如造
凌雲臺銖兩悉稱至錄鯖纂異鈞韶鏘鳴振紙聽之
恍疑倫伶吹鳳竹精義入神也先生學海經神行有
宮庭爲振古殊絕人物故搖管琳琅敲金戛玉叩宮
嚼徵刻羽引商音叶於聲無嘈逖也聲依於氣無怙
憑也有亂其成律者哉蘇文忠之言曰吾文如萬斛
泉隨地而出先生其握青泥珠乎陰氏之羣玉以棟
之五車聚毛成裘此其芥子納須彌耳太祖高皇帝
正韻一編燦然如一曜麗天垂憲萬禩乃撮其淵玄
翼昭代同文之盛治先生之功其不刊矣詎直爲獮
祭衲結者繡出鴛鴦也耶審音知樂審樂知政於正
音之鏘徵治道焉

蠡縣潘令公德政碑記

潘令公治蠡五年所上計者再循良之績弁冕保陽
天子嘉之留爲禁近臣行畀以耳目之司矣蠡人士
含德久驟若奪嬰於乳嘔啞思慕往來胸臆間不置
則相與礪石以勒心鐫屬不佞紀其事予一一諦聽
之憮然曰有是哉令公之循也邑人之善思也卽予
辱在史局操觚撰循吏舍是其奚徵焉蠡人之言曰
邑之藉田課也異時社書爲政矣飛移伸縮莫可究
詰甚且塲圃築而給由粟確然之數小民不與知公

至卽清釐諸社定其籍甲總與社總符社總與縣總符時未布種而予之粟民曉然不恫疑於多寡比及開徵戶之大者司筐篋勞轉輸例也然守苦曠日解又苦於橋索一直其役若蹈湯火公明懸之限直限不過兼日餘悉令歸農賦成輸之府則俾承吏親賫微優以道途之犒不煩戶也凌雜之征若硝黃若絨麻若緹校之襪袍類派之比閭攤之墟市佐領與胥史比掠編戶而盜公家公一切報罷量厚額徵其值倚辦戶工兩曹吏一以市價爲準額虧益以薪俸額羨則儲備以供來年卽有侵牟莫措手已春秋同運數馬以四十計馬三十金司橐者咸不全予卽予矣獸醫之蠹佑保之漁雖有存者其與幾何公逐名給其全盡屏醫保估直必躬以贏價付俵首事竣而返籍其餘者比次相傳持充解費今且積至百餘金申牒入循環冊矣丁庸之編絜令考三年而登下之類先時鉤索其事產而後延鞠里書因緣傳會望門挾索卒鮮實聞公嚴示禁革止按舊籍從事曰逃者補絕者繼耆者以幼承通力計緡無失無頗耳寧求益

乎俗喜輕生而傾人之產其父兄弟故縱之以自利公廉其實諸自殺者勿問至以殺故掠產者追還重懲之民知死無益而徒爲怨者快心弊風爲止邑故多訟繫自境外者畏留滯隸之境內者畏勾攝以留則近習鬻權攝則豪胥倒篋也公於外訟直以片言折之奏成於手不留夕矣境以內俾訟者自相攝輒又聽其解和無已乃爲之剖衷辟而扶之卽片楮不濡也保甲之廢也探丸之徒勦劫公行枹鼓不絕公按什家法令各除戎器相守望夜則遞爲週巡而不置賞格懸銀牌於署俾賊曹以功自旌也盜賊於是悉平而狗不夜吠矣他若振文行以示風調貧儒以卹隱禁私鹺以通滯營粥廠以活饑按訪窩以懲奸推把徒以散黨皆日用所常行有關切於吏治固捷詞所不遑給而斂手所不暇書者蓋公之幹局凝遠綜理微密精神能入之才譔能出之澹平若不欲爲至賦民之利病毅然興除而不可扼怵然若不遽發乃批郤遊刃用能功成而不居久而勿替其視五年猶一日也予聞其言而矐之世之所稱能吏者皆

當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赫誼比其去也
民乃愴然不留於胸臆乃文翁之祀桐鄉之思至奕
世不忘則仁信道孚而感被之情著也公孳孳拊摩
不動聲色而百姓歸之信可謂循矣夫吏之稱循也
人爲之規坊事爲之約束一意奉法如有循然公能
調意以用法百姓遂緣法以見意七尺之碑比於尸
祝之奉抑亦可謂善思矣不佞因士民之請爲書其
事俾勒之石異日者儻祭琬琰之藏鋪綜吏治當以
公爲首云公名士良字舜佐別號虞廷山東濟寧州
人萬曆癸丑進士

故徵仕郎中書舍人岱麓李公墓誌銘

公之在鳳池也予方治館業得握語交戟之下相驩也無何公逝矣予輟業哭之比公之葬予適里居公子燾以狀來乞誌銘予惟生死存亡之誼怛然於心許之按狀公諱楨陞字翼甫岱麓其別號也先爲江右瑞陽人文皇帝定鼎北平徙南大姓實畿輔公始祖伯成者在徙中遂家虞丘之西陳王莊焉五傳至登稱龍門公登生汶號次溪歷官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贈太師太師娶於

武累贈一品夫人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生而岐嶷穎
慧兒時卽不邇嬉戲六歲就外傳警敏過人不煩師
力稍長益懋於學性澹靜深沉平居及對賓客不輕
發一語太師甚器愛之歲試有司補邑庠弟子員日
惟俛首窮經絕不與聞囂雜卽盛暑衣冠必肅蘄蘄
無惰容人或以貌徵者若見以爲淵默渾樸無所短
長而衷實介哲至臧否人倫衡斟時務間出一竒當
者無不廢然自失也太師總督三邊首功再捷奉旨
錄蔭公應授錦衣指揮同知夷然不屑也下帷攻苦
三入棘闈輒報罷初志未嘗少舛折曰吾寧作老蠹
魚鮮藉饒果腹矣緹騎之事則未之學也曩太師家
食時闈館曰美芹公日坐其中編摩吟誦期踵先猷
歲時伏臘足鮮出戶邑人至有不識面者然邑之人
相與譚貴介公子其靜治而有法恬退而無悶者則
必以公爲首太師捐客卹典有加復蔭一子爲中書
舍人公自錦衣得改授制曰可古中書專機衡之任
熒贊化原調和鼎實蓋鉅重矣妙簡臺閣髦彥叅綜
厥職故舍人爲文士之極選我明罷中書省而舍人

之名不易芝簡琅函典司制誥類以幃幄重臣之子若孫董其事其有邊庭郵廕者百未一也公之改授蓋異數云公厯念國恩勉圖稱報單車北上圖書蕭然自五花判事外惟寮案公儀稍爲酬應其一切寒暄筐篚詘若要撓脰脩小禮爲纖趨公塞耳若不聞曰吾耳集枯不集菀也三年考績授徵仕郎未幾奉檄轉饒遼東時抵山海異飈驟起輿臺奔迸不能前公曰遼望饒如渴喉待沃也胡乃以風伯要而次且乎冒塵而進遂中寒疾事竣旋都疾大作或勸公就

醫藥公握手曰吾知數矣何藥爲索浴浴畢卒於正寢殊不亂蓋得於靜存者深矣僚友誄公曰徇焉而齊喑焉而吁容沕穆焉而非馳言呐縮焉而不支雖人情俶詭世路嶮巇而公莫之知非真不知人自山川我自坦夷誦者謂之實錄公天戒不嗜腥蔬食布袍澹若寒素氣岸踈凝而不以凌厲加人卽臧獲有所忤亦鮮諍語庶幾乎居靜而有得者位不滿才年不滿德將所謂仁者壽徒虛語耶公生於隆慶辛未六月十三日卒於萬曆丁巳六月初八日得年四十

七配田氏封孺人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公樂
女子一嗣燾邑庠生娶耿氏兵部主事耿公橘女女
四長適山西右叅政文安王公以勲孫國藩次適慶
陽知府劉公元會子庠生胤直次適會舉鄧名鐸子
庠生慶餘次幼未字嗣燾筮於某年某月某日奉公
葬於金沙嶺勅建先塋之次史檣循覽其事而歎曰
委巷之士其約世祿之家崇侈非情有獨耽抑境有
偏植也乃或鐘鳴鼎食而涇涇爲處士之行日以矯
蔽耳其流至積而鮮施狷狹而不能容物其於殉均
也若夫薄於自奉而急於趨公嚴於律身而寬於馭
下侈者仰其清矯者服其恬惟公可謂兼之夫死生
至大竟能乘時委頓以適於去來下視鴟鳶腐鼠其
於嚇也不啻鷓鴣矣予旣誌其事又爲之銘

銘曰人以危遺我以安太師濯濯開清瀾霜明月皎
風正寒世印由來方寸丹鳳凰池頭刷羽翰絲綸閣
靜呈琅玕合散消息知
如疇能脫屣等閒看形軀

有盡真則完君固脩

棺金沙之原鞏若

銘留作千秋觀

書

程